

● 第五卷

I 512.4 / 220

苏联
60年
短篇作
佳选

第五卷

苏联
60年
短篇作
佳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苏联六十年短篇佳作选

第 五 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6.75 插页 2 字数 375,000

1988 年 5 月第 1 版 198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300 册

ISBN7-5327-0134-4/I·068

定价：6.50

目 录

考试·····	舒克申作	荣如德译	1
除夕之夜·····	阿纳尔作	倪亮译	12
当心地雷! ·····	阿列克谢耶夫作	章海陵译	26
审判·····	丘科夫斯基作	郭育英译	34
库图佐夫的一句话·····	斯卢茨基斯作	卢龙译	66
两个人·····	丹尼洛夫作	梁友石译	76
十一月十八日·····	尼基京作	章海陵译	87
骆驼眼·····	艾特马托夫作	娄自良译	95
呼喊·····	沃罗比约夫作	章海陵译	134
微笑·····	瓦尔顿作	张继馨译	177
独家住宅内发生的事·····	叶夫多基莫夫作	章海陵译	188
深秋时节·····	乌马尔别科夫作	章海陵译	196
最后的华尔兹·····	维尔克斯作	章海陵译	202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	达刚作	章海陵译	213
捣蛋鬼·····	米柳纳斯作	娄自良译	233
科诺·谢莫·····	尤什科夫作	张继馨译	261
海狮·····	雷特海乌作	荣如德译	283
四件女上衣·····	尤菲特作	姜延祚译	305
较量·····	默罕默迪耶夫作	章海陵译	327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	阿纳尼耶夫作	姜延祚译	351
巍巍青山·····	古尔班诺夫作	章海陵译	379
第一个共青团员·····	罗尔特吉巴尼泽作	章海陵译	390
胜利的红酒·····	诺索夫作	章海陵译	425
老人之死·····	舒克申作 俞启骧	王 醒译	463
饭店里的故事·····	舒克申作	谷启珍译	469
爱情问答·····	沃罗宁作 俞启骧	王 醒译	481
亲爱的爸爸和妈妈·····	沃罗宁作 俞启骧	王 醒译	491
从边上数第三个窗口·····	利金作	郝建恒译	504
生活本不忧愁·····	科瓦连科作	宋嗣喜译	513

作者简介·····	531
-----------	-----

考 试

舒克申

“为什么迟到？”教授厉声问。

“对不起……请原谅……我刚下班……有一批货要赶出去……”学生——一个相貌朴实端正的高大小伙子——站在讲堂门口，不敢进来。

小伙子的眼神是诚实的，也不蠢。

“抽签吧。几号？”

“十七号。”

“签上是什么？”

“《伊戈尔远征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

“您抽到了一张好签。”教授倒有点儿不好意思起来，觉得自己一开始过于严厉了些。“那您就准备吧。”

学生对着试题低头沉思。

教授对学生观察有顷。在教授漫长的一生中，这样的小伙子打他眼前经过的何止一千；他习惯于在考虑他们的时候仅仅涉及一个简单的概念——学生。其实，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中没

有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相象，甚至略似相近也没有。人人都不同。

“一切都在变化。古代的教授可以称自己是业师，因为他们有门徒……可今天我们仅仅是教授，”教授思忖道。

“有没有问题需要我说明？”

“没有。没什么。”

教授走到窗前，开始抽烟。他想把关于古代教授的那个念头一思想到底，然而没有想下去，倒是留神看起街景来了。

暮色苍茫。街上跟平时一样——市声喧嚷。一辆电车驶过，在拐弯处从它的弓形受电器上洒落红色的火星。信号灯前停着许多汽车；只要绿灯一闪，它们一下子都沿着马路奔跑。便道上人来人往。大家都很忙。车急于赶路，人也行色匆匆。

“人们将永远紧张忙碌。即使将来一般的交通工具比音速还快，大家仍将匆匆忙忙。这些人、这些车都在奔向何方？……”

学生干咳一声，身体挪动了一下。

“准备好了？那咱们开始吧。”教授从窗边转过身来。“我听着。”

学生粗壮毛糙的手中拿着一张狭长的纸条——试题；纸条在微微颤动。

“这人挺紧张，”教授暗暗在想，他能理解学生的心情。“没关系，你就紧张一下吧。”

“《伊戈尔远征记》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学生开始回答。“这是……一部杰作……年代为十二世纪末……”学生顿住了干咳一声。“作者在书中反映了人民渴望……”

教授望着小伙子神情严肃、轮廓清晰的脸，不知为什么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远征记》的作者该是一个青年……非常非常年轻的小伙子。

“……当时许多公国各自为政，而且……总的说来，古代罗斯如一盘散沙，当波洛维茨人侵犯罗斯的时候……”学生咬住嘴唇，皱起眉头：大概他自己也明白答得很差劲，叙述得索然无味。他涨红了脸。

“他没读过《远征记》。”教授生气地凝神注视学生的眼睛。“肯定没读过。只读了一篇愚不可及的序言。真是活见鬼！瞧吧，这就是函授教学结出的果实！”教授一向反对函授教学。他曾写过一篇文章给报社，可是没有发表。他们说：“您这是奇谈怪论！”现在请看！我这是奇谈怪论吗？瞧，他就知道这么一句，许多公国各自为政。

“您读过《远征记》没有？”

“翻过一下……”又是一声干咳。

“难道您不惭愧吗？”教授用平静得令人颤栗的口气问道，然后等待回答。

学生的脸从脖子一直红到前额。

“实在是没有时间，教授。活儿催得紧……有一批货非赶出去不可。”

“我对你们的货丝毫不感兴趣。如果您愿意知道的话，我感兴趣的是人，一个俄罗斯人，竟然好意思说没有时间读一部最伟大的民族文化作品。我很感兴趣！”教授觉得自己开始恨这个体魄健壮的小伙子了。“您是自愿报名学习的？”

学生抬起一双忧郁的眼睛望着教授。

“当然是自愿的。”

“您把这件事看成了什么？”

“哪件事？”

“学习。想要出人头地，是不是？”

有一会儿工夫两人四目对视。

“请不要……”学生低声说着，垂下了头。

“不要什么？”

“不要这样……”

“不，这太骇人听闻了！”教授激动地大声说，用手掌在自己膝盖上一拍，站起身来。“这太骇人听闻了。好，我不‘这样’。我需要知道：您是不是觉得惭愧？”

“惭愧。”

“谢天谢地！”

他俩沉默了足足有一分钟。教授在黑板前走来走去，一边用鼻子喷气，连连摇头。他由于发怒，甚至好象变得年轻了些。学生坐着不动，眼睛盯住试题。这一分钟可笑而又难堪。

“您再问点儿什么吧。我是作了准备的。”

“《远征记》创作于哪个世纪？”教授生气的时候，脾气很犟，而且任性，简直象个小孩。

“十二世纪末。”

“不错。伊戈尔公发生了什么事？”

“伊戈尔公被俘虏了。”

“对。伊戈尔公被俘虏了。啊，真见鬼！”教授抄着手露出一副万分懊恼的表情，因为伊戈尔公当了俘虏，而主要是因为这个题目的谈话弄得不伦不类。他本想采用讽刺挖苦的语调，但没有成功，于是他真的着了恼，后悔不该把自己和小伙子拖进这般幼稚无聊的游戏。说来也奇怪，但他同情这个小伙子，因而更加生他的气。“啊，这事儿有多糟糕哇！他究竟是怎么搞的，居然会成为俘虏？！”

“您实事求是给我打分吧，没必要为此不痛快，”学生说这话

的口气生硬，语调坚决。说完，他站起来。

这种语气对教授却起了抚慰的作用。他又坐下。小伙子使他心生好感。

“那就谈谈伊戈尔公吧。他在那边有什么想法。您先坐下来再说。”

学生仍然站着。

“您给我打两分^①得了。”

“伊戈尔公被俘期间有些什么想法?!”教授简直吼叫起来，他又感到怒火从心上升起。“人当了俘虏是什么滋味?难道您连这也不懂吗?!”

学生站着，用一双明亮的灰眼睛对教授瞧了一会，显得莫名其妙。

“我懂，”他说。

“唔。您懂得什么?”

“我自己当过俘虏。”

“唔……您真的当过俘虏?在哪儿?”

“我给德国人俘虏过。”

“您打过仗?”

“是的。”

教授仔细看了看学生，不知怎的又产生这样的念头：《远征记》的作者该是个长着一双碧眼的青年。一个火气挺大、性格倔强的青年。

“有多久?”

① 五级记分法用五分到一分表明学生成绩“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劣等”五个等级。

“三个月。”

学生望着教授，教授望着学生。两人都很生气。

“坐下，您干吗站着，”教授说。“您是不是从俘虏营里逃跑了？”

“是的，”学生坐下。他又捡起试题来看。此时他只希望尽快离去。

“您是怎样逃跑的？您说说。”

“那是在夜间。从一个转运站里逃跑的。”

“详细一点，”教授用命令的口吻说。“要学会说话，年轻人！要知道这也是必需的。您是怎样逃跑的？说实在的，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件事的技术性细节，而是……怎么讲呢，是它的心理因素。您当时有些什么想法？当俘虏——这不是很痛苦的吗？”教授甚至皱了皱眉头……“您是怎样被俘的？是不是负伤了？”

“不。”

两人半晌不语。沉默的时间略长于在这类题目的对话中适宜的程度。

“那又怎么会的呢？……”

“我们落进了包围圈。这事说来话长，教授。”

“噢，您可真是个大忙人！”

“倒不是因为忙，而是……”

“当时怕不怕？”

“怕。”

“对，对。”教授听到这样的回答，不知为什么颇有好感。他开始抽烟。“您也可以点支烟抽。尽管在讲堂里不准吸烟，但是……没关系……”

“我不想抽。”学生微微一笑，可是旋即现出严肃的表情。

“想必回忆起家乡的村庄和自己的母亲了吧？……当时您多大了？”

“十八岁。”

“是不是回忆起家乡了？”

“我是城里人。”

“是吗？我不知怎么的以为您是从农村来的。哦……”

又是一阵沉默。学生始终瞅着手中那张不走运的试题；教授则在摆弄一支琥珀烟嘴儿，同时端详着学生。

“你们在那儿相互间谈些什么？”

“在哪儿？”学生抬头问道。很明显，这次谈话愈来愈使他感到是个负担。

“在俘虏营里。”

“什么也不谈。有什么可谈的？”

“真见鬼！这倒不假。”教授激动起来了。他离座起身，把烟嘴儿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里，在讲台附近走了几步。“这倒不假。您叫什么名字？”

“尼古拉。”

“这倒不假，您懂吗？”

“什么不假？”学生有礼貌地笑问。他把试题放下。谈话开始出现十分奇怪的转折，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你们当时相互间不交谈倒是不假。有什么可谈的！落入敌手的人保持沉默，这是最明智的。您到过基辅吗？”

“没有。”

“基辅有一个区，叫波多尔，可以站在高处俯瞰那个地方。极目远眺，景色十分壮观。每次登高眺望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从前已经到过那一带。甚至不是在这一生中，而是很久很久以前。

您明白不？”教授脸上现出一种复杂的感情——他似乎无意间泄露了一件藏得极深的隐私，而现在，首先是担心别人不理解他的意思；其次则是怨自己说走了嘴。他不安地望着学生，既象究诘，又象在讨好对方。

学生耸耸肩膀，承认道：

“您说得有点儿玄，不大好懂。”

“怎么不好懂！这有什么玄不玄的？”教授重又在讲堂里来回走得很快。他在生自己的气，但已经无法住口。他口齿清楚、声音洪亮地开始说：“我觉得从前好象曾在那一带走过。很久以前。在伊戈尔的时代。如果我只是现在、只是最近几年才有这种感觉，我也许以为这是老年人的错觉。但我年轻时也有这样的感觉。嗯？”

谈话出现了一阵怪别扭的间歇。两人你瞅着我，我瞧着你，不明白他们此刻究竟需要弄清楚什么问题。

“我有点儿不太明白，”学生审慎地打破沉默，“这跟波多尔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因为您谈到当时你们保持沉默，我觉得，这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没有当过俘虏，甚至从未打过仗，但是在那边，在俯瞰波多尔的高地上，我不知怎么的却能悟到有关战争的一切。我想透了一点：俘虏是不说话的。我指的不是在审讯的时候——关于这种沉默我可能读到很多，——我指的是俘虏们相互之间也保持沉默。在那边，我知道了、也懂得了许多事情。比方说，我曾经反复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悄无声息地把哨兵干掉？我认为，必须把他们唬住。”

学生惊讶地望着教授。

“是的。悄悄地爬到他身边，用极轻的声音随便问一句。比

如：‘请问，现在几点钟了？’哨兵在最初的一秒钟肯定会愣住，那时就向他扑过去。”

学生低下头笑了起来。

“我是不是在说蠢话？”教授谛视着他问。

学生急忙开言：

“不，哪儿的话……我觉得，我能理解您的意思。”

“这人在撒谎。他是不愿冒犯我，”教授明白了。随即就泄了气。但他认为有必要找补几句：

“我可以告诉您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国家经常打仗。仗打得很艰苦。而且几乎总是人民战争，总是全体人民共赴国难。即使并不直接参战的人，也和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休戚与共。我这不是从书本上看来的，您自己也明白。我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并且相信这一点。”

在这以后，两人沉默良久——让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该回到这次谈话的缘起——《伊戈尔远征记》——上来，这名函授生没有读过这部伟大作品实在太难为情了。然而，教授忍不住又提了最后两个问题：

“您是一个人逃跑的？”

“不，我们共有七个人。”

“您心里一定在想：这老怪物真是纠缠不清！对不对？”

“您说到哪儿去了！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学生涨红了脸，仿佛他刚才恰恰是这样想的。“我说的是真心话，教授。我听得津津有味。”

老教授的心为之一动。

“这很好，战士。您理解我的意思，这很好。当然，《远征记》还是要读的。而且不止读一遍。我送一本给您……我正好带

着一本……”教授从公文包内取出一本《伊戈尔远征记》，想了想。他看看学生，微微一笑。他很快地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些什么，把它递给学生。“现在别读。回家再读。您看到了：刚才我那副慌乱的模样，简直象个笨手笨脚的新女婿，是不是？”教授的语调和脸部表情有些黯然。“在这以后心情是沉重的。”

学生找不到适当的话，便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膀。

“你们七个人都生还了吗？”

“全部生还。”

“现在你们彼此通信吗？”

“不，您知道，好象有点儿……”

“嗯，当然，我知道。当然。我亲爱的朋友，这些都是俄罗斯味道很浓的玩意儿。可您还不想读《远征记》。要知道，这是俄罗斯特色最鲜明、最美妙的俄罗斯歌谣。‘苏拉河外马鸣萧萧；基辅城内人声喧闹；诺甫格勒军号嘹亮；普季夫尔旌旗飘扬。’怎么样？”教授竖起一个指头，似乎在倾听仙乐神曲的袅袅余音。“把记分册给我。”他打了分，合上记分册，把它还给学生。毫无表情地说了一句：“再见。”

学生走出讲堂。他抹去额上的汗，站立片刻，望着空荡荡的走廊。记分册拿在手中——他不敢往里边瞧，生怕那儿记的是“良好”，或者“优秀”，那可更受不了。他问心有愧。

“只要及格就够了，”他心想。

他朝讲堂的门那边回顾一下，接着迅速打开记分册……目光呆滞地看了半晌。然后再次回头朝讲堂门望了望，轻轻笑出声来，这才迈开步子走去。记分册上的分数是：“劣等”。

到了街上，他想起教授给的那本书，于是翻到扉页上，见上面写着：“要学习，战士。这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格里戈利

耶夫教授。”

学生回头望了一下学院的窗户，他觉得自己好象在一扇窗内看见了那位教授。

……教授确实站在窗前。他眼望街景，指甲在窗玻璃上轻轻弹响。他在思索。

一九六〇年作

荣如德 译

除夕之夜

阿纳尔

除夕之夜降临了。时间将近九点。

嘉米达-哈拉在厨房里张罗着。托菲克时不时地跑到电话机跟前，随后又急匆匆地奔进厨房，为了把最新消息说出来。

“妈妈，你可知道，谢伊岚也要来！”

“哪个谢伊岚，亲爱的？”

“哎呀，难道你不记得了吗？你挺喜欢他，你还亲口说过，他这人很认真。”

“啊——啊——啊！好吧，好极了。”

托菲克心情激动。那还用说！在他整整十四年的生活中，他还是第一次和“伙伴们”一起迎新年。所谓“伙伴”，指的是他学校里八年级的同学们。还在三个月以前，他们就商量怎样迎新年了。

“就在我们家聚会吧，”托菲克建议。“除了妈妈，我们家不会有别人，而妈妈又睡得很早。”

“你的哥哥和姐姐呢？”

“除夕晚上他们从不在家。”